

第2章 选择

1

浑浊的雨夜。

“.....孩子，人类是拥有灵魂的。”

狂风伴随着闪电，昏暗的天空与海浪交织在一起。

“.....孩子，我们能活到三百岁，但我们死时不过是海上的泡沫——因为我们没有灵魂。”

轮船在波浪间颠覆，雨水与海水如掠夺者一般涌入船舱。

“.....孩子，只有拥有灵魂的人才能拥有魔箱。”

死亡在阴暗潮湿的狭窄空间中蔓延。那是属于恶魔的死。

“.....孩子，只有学会爱的人才有灵魂，只有灵魂的宿主才能落泪。”

在电光之下，一道深蓝色的影子窜入倾倒的巨轮。

然后，在那里，世间一切好奇心消融在了一张面庞上。

——这个人的灵魂，令她屏息。

“.....孩子，千万记住，你的匕首只可守护他人，你的泪水只可为守护之人而流。”

——不，不要！你不能死，你的生命才刚要开始！

挣扎着，激流却在咆哮。在沉没的轮船中，只有一道细光游出，向着远方飞去。那是她离他最近的一刻。

“.....孩子，只有挚爱才值得你为其牺牲，因为你已经有了高贵而美丽的灵魂。”

她必须这样做，她的灵魂只允许她这样做。

“.....孩子，离开此处，再勿归来。你已经不再属于这里——你已经有了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。”

仿佛有一位少女在起舞，从舞台此方轻跃至彼方。

“.....孩子，你要去你渴望去的地方，去你泪水流去的地方——那便是你灵魂在的地方。”

是的，她如此做了。她抛弃了自己曾有一切，换取了自己渴求的一切，像他一样。

她不后悔，她做了她渴望做的事情。

但。

“如果你憎恨我的话，就用那匕首刺穿我的心脏。”

——是的，必须这样。

“我夺走了你应得的一切，夺走了你的泪水，也夺走了你的灵魂。”

——是的，你是罪人。

“我就站在这里，而你的匕首就在手中。”

——是的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！

“快，报复我，杀了我！你在等什么？”

——是的，我.....我.....

——我做不到.....

——我的匕首只可守护他人，我的泪水却为自己流下。那不是太自私了吗？

仍然是海上，仍然是雷雨之夜，但她抛弃了自己的匕首，放弃了自己的灵魂。她败给了自己的心，败给了自己的恐惧，败给了自己的泪水。

“是吗？既然你这么选择.....那么，来吧.....”

那个人的视线刺穿了安蒂妮的全部，那个人的笑容令安蒂妮永远难忘。

“我将给你第二次机会。”

2

安特杰·谢欧特（Antej Xeot）信步走着，完全无视走廊两侧手持文件的人们投来的敬畏目光。

AA武装总部，今日依旧喧闹。谢欧特这么想着。

“安特杰大人！”一声短促的呼唤从身后传来，却没能让谢欧特放慢脚步。

一位身穿黑衣的男性从身后追来，跟在谢欧特一侧，对自己说道：“安特杰大人，总算遇见您了.....这里是行政部递送来的文件，是关于上周您参与‘捕羊行动’的，已经经过了技术部处理删改，只需要您过目并.....”

谢欧特斜眼看来那男子一眼，对方随即低下了头，像在回避自己的视线。

“敢问你的名字？”

男子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只简单的回答：“布诺德，布诺德·科拉尔。”

“魔箱？”

“.....是我脖子上的这个。”一个浓黑色的项圈，在他下颚的阴影中忽隐忽现。

“科拉尔，你需要到温泉之类的地方放松一下，”谢欧特平淡地说，自己西装袖口上的魔箱——那些蕴含魔力的紫色珠子却显得躁动，“你身上的魔力太浑浊了——已经开始发黑了。”

这是接触过666号的相关人员才有的异样——但谢欧特并没有说出口。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。

“呃.....是。”科拉尔虽然答应着，但看上去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话，“安特杰大人，关于这份文件.....”

此时谢欧特已经走到了那间办公室的门前。他将手放在了门把上时，对科拉尔这样说：“你们自己处理便是，在下已经把情况陈述的很清楚了，不必再行确认。”

科拉尔仍不肯罢休，说：“可是，安特杰大人，他们.....”

谢欧特转过头来，用那双无神却深邃的眼注视着科拉尔：“你对他们这么回答就好.....安特杰·安法·乌里普（Antej Anfa Werpu）不做的事情，在下也不愿去做。”

说完，他便关上了门，进入了阿特拉斯·欧普顿（Atlas Optum）的办公室，留下科拉尔一人拿着文件站在门外。

果然，阿特拉斯就在办公室内。如山高的文件堆积在他的书桌两侧，数台平板电脑还在桌面四周发着光，但他却只拿着一张纸质文件认真阅读着。在看见谢欧特进门的同时，这位中年男子迅速站起身来，朝谢欧特敬礼。

“早安，欧普顿。”谢欧特这么说着，走到办公室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。

阿特拉斯的身躯稍显宽大，即使是紧致的战斗服也无法掩盖。他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谢欧特，像一位老人在责备犯了错的孩子。

“安杰大人，”他没有打招呼，“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希望您能稍微改变您那随意的态度。”

“该改变的人是你。”

回应相当平静，却让阿特拉斯语塞了。

谢欧特把弄着袖口那些紫色的珠子，注视着其中逐渐平静下来的魔力的流动，说：“在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未看见你这般认真了，或者说从在下继承安法之名开始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你。”

谢欧特伸出食指，指着阿特拉斯手中的文件，问：“为什么那个163号能吸引你如此多的注意？从没有哪个紧急文件能让你立即改变行程计划。”

阿特拉斯立刻回答：“羔羊·约特与16年前那次‘光烛事件’有关，很可能是使得001号哈迪斯（Hades）获得第14次生命的关键所在，而指出其价值的163号……”

“那也应该是在下的工作，而不是你的。”谢欧特说。

阿特拉斯再次开口试图解释，但他没能说出话来。

谢欧特抬眼看着他，同样沉默着。这样的沉寂持续了接近一分钟。

“——七年了。”阿特拉斯终于开口道，“我们与羽如……不，与405号已经有七年不见了。”

谢欧特仍沉默着。

“七年前，他在成年仪式上接受了秘密，却放弃了使命，背叛了安法之名，向整个AA宣战。也就是在那时……”阿特拉斯说着，放下文件，摘下自己左手上的手套。

于是，他那金属义肢的银色光芒映入了谢欧特的眼。整只左手，每一根骨骼，每一块肌肉，都是冷冰冰的金属，没有皮肤。谢欧特记得，那是这全彼岸最顶尖的工匠赫伊温（Hiwun）花费数日才打造出的战斗型义肢，甚至可以受到射击都不会留下痕迹。

数秒之后，他再度戴上了手套。

“七年来，我们都没能找到他，甚至连他的死活都没能确认。”阿特拉斯说，“终结了这一情况，让我们再度见到他的人物，就是163号。”

这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忽被推开了。谢欧特向门口瞥去，看见的是一位手戴金表的少年。那少年敬了礼，说：“阿特拉斯部长，技术部收容所所长已经到达了，要求您面谈。”

当少年注意到谢欧特坐在屋里时吓了一跳，连忙朝自己敬礼。

“我马上就过去。你先退下吧，沃兹。”阿特拉斯冲那少年说。于是他便关上了门离开了。

“安杰大人，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。”阿特拉斯朝门口走去时，口中如是说，“163号对于AA的了解情况，比我们自己还要清楚得多。”

他离开了办公室，留下谢欧特一人独自坐在堆满文件的空荡荡的房间里。

“要说七年不见的话……”谢欧特自言自语般念道，“在下也是一样的啊……”

然后谢欧特站起身来，徐步走到了阿特拉斯桌前，拿起正中央的文件——“名单894号四季·温妮特从收容所逃脱”这几个大字就写在最上方。

“163号.....你到底是怎样的人呢.....”他盯着那文件。

3

“16.3秒。”伊拉米 (Ilami) 扫了一眼屏幕的角落后，报出了这个数字，“嚯.....是个好数字呵，不过与前天想必还是差了一点啊。昂贝 (Ambe)，你是不是变懒了？”

末除·昂贝 (Lgo Ambe) 狠狠地瞪了穿着粉红色睡衣的伊拉米一眼：“还轮不到你来说我。”

从前天开始，伊拉米就坐在床上敲着键盘，昂贝就没有看见他下床。所谓的宅男也没有到缩在床上不肯下来的地步。

“我说你，再坐床上就要和床融为一体了。”昂贝说。

“上厕所的时候还是会下来走走的，不用担心。”伊拉米冲屏幕傻笑着说。电脑显示屏的光投到他的眼镜上，反射出的光却令人眩晕。

这就是贾克西·伊拉米 (Jakex Ilami) 啊。昂贝在心中叹气，感慨自己怎么会摊上这样一个室友。

“再说了，”伊拉米继续打着字，“我是情报分队的，在网上搜索情报不是我的本职吗？”

“借口。”昂贝只用这一个词回应。

“那也是说服力强的借口。”伊拉米伸了个懒腰。

昂贝不想再和伊拉米争辩了，反正这个人已经达成了“变态”的条件，正朝着“变态废人”的目标前进着。

伊拉米几乎一天到晚都在折腾那个什么灰天 (Kexje) 论坛，像工人拼命地从油井中榨取金钱——不过他放在床头的天价游戏机星光 (Jewaxee) 已经证明了这“油井”中的储量之大。如果说管理者论坛是一份正经工作的话，那伊拉米大概还真称得上“工作狂”吧，可惜.....

“哦，昂贝，你接下来要去吃早餐吧，”伊拉米头也不抬的说，“帮我带一份。顺便帮我看看《三十年蘑菇鸟语事》有没有出新作，也帮我买来。钱的话先欠着。”

昂贝的怒气顿时便冒起来了：“不好意思，托您的福我手头紧得很！上周咖啡厅的800途 (Tyy) 暂且不说，你那约好的五亿我可连一分都没有看见呢！”

听到这话是的伊拉米终于抬起头来，冲昂贝笑了笑：“我解释过了啊，那次拍卖会被迫中断了嘛.....更何况那五亿没有用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.....别说脏话。”

昂贝只是死死地瞪着伊拉米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好啦好啦是我的错.....”伊拉米停下了手的动作，脸上露出“你赢了”的表情说道，“我可以从我的账户里还你一点钱，不过五亿还是多了些——五千万途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.....不行。”昂贝回答。

“嘿，昂贝，五千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，”伊拉米拿起床边的游戏机说，“赶上打折促销的话说不定还能买一台星光V5哦.....那这样，八千万，你说怎.....”

“不是钱的数目问题。”昂贝打断了伊拉米的话，凝视着对方的眼镜，“我想让你帮我办件事情，就像之前帮我买到银色双枪一样。”

伊拉米愣了片刻，然后忽又大笑起来：“什么嘛，果然这才是昂贝做的选择啊.....”

昂贝静默着等他笑完，听他问：“.....这次你又想要什么，说吧，算我送你的。”

于是昂贝慢慢地从自己床底取出自己的魔箱——那把什么都砍不断的世上最脆弱的剑。他看着没有花纹的棕色剑鞘，回忆起这一周来自己思考的可能与做出的觉悟。

然后，昂贝说出了他想要的东西。

4

——在那个时候，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当鏊提着箱子走进“HH第三分部”是，美狄亚正戴着她的随身听，一如既往。

听到自己走进门的声音，她摘下一只耳机问：“鏊老大，怎么这么迟呀？”

“抱歉，在路上花了点时间。”同往日一样穿着灰色休闲装的他径直走到客厅中央，把手上那个纯黑色的手提箱放在了茶几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动。

“鏊老大，你把什么东西放在桌上了？”美狄亚摘下另一只耳机时这么问道，“听上去想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听出炸弹来的，而且我也不可能把炸弹带到这个地方来。”鏊没听出来美狄亚在开玩笑。

“下午好。”一声平和的声音从鏊身后传来。一位身着樱色、白色相见的古朴装束的女性走入房内。

“下午好，前（Mai）。”美狄亚向她打招呼，“原来你和鏊老大在一起啊。”

“是我拜托她帮忙处理一下这个的，光我和几个员工处理这东西还是困难了点。”鏊说着，用手指轻叩那手提箱。

“原来前你还会处理炸弹啊……”美狄亚露出惊讶的表情，“我本以为巫女（Dyngqiv）只对魔法和占卜之类的东西有了解呢。”

“这不是炸弹。”鏊再次强调。

“其实我对园艺也有些了解哦。”前笑着，“美狄亚，你知道樱花在什么时候开放吗？”

“——脑（Ny）在哪里？”鏊对两人的对话不感兴趣，“又在看书吗？”

美狄亚耸耸肩：“也许吧。我不清楚他在做什么。你知道的，我听不到他的脚步声，所以他趁我不留神的时候跑出去了也是有可能的。”

“脑！”鏊忽然叫了起来，音量接近于夸说话的程度。

在美狄亚捂上耳朵之前，她听到自己的卧室里传来一声闷响，像一个人从床上滚落下来。

“看来真的在睡觉啊。”前笑了笑。

“如果你已经占卜到了的话，”鏊边朝卧室那边走去边说，“就早点告诉我。”

说着，他打开了卧室的门，瞧着倒在地板上的那个身穿路瑞多（Lurido）学院校服的人。

约特忍着头撞地板的疼痛，抬起眼来，看见鏊那一身灰色的休闲服。

“呃，鏊……唔！”约特的话被头顶上落下的重物打断了。那是他的魔箱——一本厚重的上锁的书，从床边落下，恰好砸在了拥有者的脑袋上。

“你在表演杂技吗？”鏊问。尽管他的话语是在开玩笑，但约特没法从他冰冷如霜的语气中听出一丝玩笑的意味来。

“杂技？什么杂技？”美狄亚的声音传入门内。

“呃，我只是有些困了。”约特从地上爬起来，拍去衣服上沾染的灰尘，整理了一下凌乱的紫发。

“没有在看书？”鏊问。

“唔……因为这里没有书可以看。我只找到一本《渺木乡祭典》（），但是内容太无趣……”

约特的话语被美狄亚打断了：“嘿，那是我的书！随便睡别人的床就算了，怎么还随便看别人的书啊！”

“重点不太对吧，美狄亚……”一声温柔的女声说，是前的声音。

“啊，抱歉……”约特说着，心里却有了一丝疑惑，“但是，瞳，你是怎么看书的呢？我是说你的眼睛……”

“哦，那个是……”美狄亚的语气忽变了，像是在炫耀什么似的，“是我手机上的软件啦，它能扫描书上的文字然后转换成音频文件，说白了就是替我读出来。当初我也是这样把《彼岸神话》（）给读了一遍的。”

在美狄亚说着的时，约特跟着鏊走出房间，迎面遇上了一位女性。

粉白相见的巫女装束搭配缥缈的黑色长发，温润如水的眼睛在美丽的脸庞中尤为显眼，嘴角的微笑像是要把约特的魂魄钩去。

“唔……心（Qy），下午好。”因为在房间里已经听到了她的声音，所以约特并不惊讶她会在这里。

“下午好，约特。”前，也就是代号为心的HH成员，朝约特稍鞠一躬，然后浅笑道，“称呼我前就好了哦，不必再在我的面前感到紧张了吧。”

“啊，嗯……”话虽如此，约特果然还是难以抗拒这位巫女身上的所谓“气质”。尽管他已经知道了前具有“令一切有魔力（Hg）的生灵感到亲切”的体质，但约特一直未有克服见到她后脸红心跳的反应。

也许是因为自己身上的魔力比较多吧……约特一直这样对自己解释。

“约特，还有我。”美狄亚也说，“以后也叫我美狄亚好了，‘瞳’听着还挺难受的。”

“好、好的。”感到有些难为情的约特转过头对那位身穿灰色卫衣的男性问，“那么，鏊，特地让岑把我从图书馆接到这里来，原因是什么？她把我扔下后什么都没有解释就离开了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。”

“嗯，准备比较匆忙，没有来得及通知你。”鏊说着，走到了茶几边将一个相当显眼的金属制手提箱放平，拨动起箱子的密码锁。

约特看着那个保险箱一样的六位转盘锁，心里有点发毛：“是准备这个吗？”

约特还没听到鏊回应，却听见沙发对面的大门处传来几声响动，然后便是岑那堪比雷鸣的声音：“老大，帮忙开下门！”

“脑。”鏊嘴上念着，双手仍在箱上操作着。

“啊，好。”约特把双手从耳朵上放下，走到门边开了门。

站在门外的，除了岑之外，还有一位女性。尽管她头上戴着卫衣兜帽还用一只手捂着耳朵，约特仍是从她脸上的纯黑色口罩辨认出了她的身份。

——在那个时候，约特还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

她是HH成员，代号觜（Py）。她的真名听岑说是叫安蒂妮，魔箱则是一把怪吓人的匕首。那时的她仍毫发无伤地站在约特面前。

“觜，下午好。”约特打招呼道。

那位看不出是什么表情的少女点点头，额间深蓝色的发丝轻轻摆动。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安静的像一只金鱼。

约特知道她不能说话，也看出她不想说话。

“哟，约特，好久不见啊。”岑半开玩笑地说，却令约特不由得皱起眉头，然后她调小了自己的音量，脸上笑意却没有退去。

“岑……下次你还是配一把这里的钥匙吧。之前你把我扔在门口时我还得等美狄亚为我开门。”说完，约特转身回到屋里。

“等等，这差别对待太明显了吧！”这么说着的岑走进屋里。

约特并没有抱怨她总发出过响的声音这一点，因为他知道她已然失聪，只能利用唇语来与人交流。不过她似乎很擅长这个，只要语速不是太快她都能够明白。

“下午好，岑，安蒂妮。”前最先朝两个人鞠躬。

安蒂妮朝她点点头。约特注意到她注视前的目光稍有点异样，像是提防着对方一样。

“唔，前也来了吗……那咱HH难得到齐了一次呀，是要举办约特的欢迎派对吗？”岑说着，语气间透出兴奋来。

“是吗，原来是这样！”美狄亚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。

“那个不是已经办过一次了吗？”约特问。

“为什么不再办一次呢？”两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前那时候还没参加呢。”岑又插上了一句。

这时鏊终于拨完了密码，将手提箱打开：“好啊，只要你们出蛋糕的钱就可以了。”

沉默。

岑看向天花板，美狄亚则戴上了耳机。

“我没关系的哦，事后也吃过蛋糕了嘛。”前笑着说。

约特看着面前这几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不自觉得笑了笑。

——那时候，气氛还是那样欢乐。

他们所说的“欢迎派对”，指的是约特加入HH时举办的那场派对。从那以后，约特便“正式”成为了HH成员，代号脑。从某种意义上，自己成为了“犯罪分子”。

但实际情况就复杂得多了，约特像，从他获知HH的起因，到他决心加入HH的目的……

“那么我们干正事吧。”鏊说着，从手提箱中取出了一个小小的黑色物体，说道，“这是我拜托了心和我的几位员工在之前那拍卖会现场获取的东西。”

“那些人是鏊的员工吗……”前轻声叹气。

“这个是……子弹？”岑端详着鏊捏在指间的微小物体。

“准确来说，这是我与脑在凯旋城拍卖会的后台受到攻击时那些家伙留下的弹壳。”

“弹壳……这不是和炸弹差不多吗？”美狄亚说。

鏊无视了她的话：“其实我在受到攻击时就感到有些奇怪了，这些子弹的飞行速度和冲击力都远比一般的子弹要强，而且……脑，你盯着这弹壳看，有什么感受？”

“啊……”约特原先便一直注视着鏊手上的弹壳，忽回过神来，“什么感受？嗯，有种莫名的‘压迫感’，我只能这么说。”

“不愧是约特呢。”说话的是前，似乎对约特的回答十分满意。

“嗯，是这样。”鏊说着，从腰间取出那闪着冷光的银色手枪来，将手上的弹壳再度装入弹匣中，“顺便一提，经过测试发现这些用过的弹壳可以再次用来射击——它们发射的原理与普通子弹不同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我还是不明白。”约特说。

于是鎏解释道：“面对枪口，人会出现呆滞或不自觉想要躲闪的行为，这是人对于危险的反射性冲动。而在当时，我感觉到这种反射尤为明显，导致对于危险的反应异常迟钝，我原本以为这是那些家伙手上的枪械的原因，但——”

忽然间，鎏的目光变得如狼般锐利而凶狠，一种冰冷至极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他几乎是在一瞬间便举起了枪，枪口直指向约特的头。

约特惊愕住了。他睁大眼睛看着充满敌意的鎏，一种强大的不祥感扑面而来，将自己彻底吞噬。他的大脑陷入空白，只有视觉中有红色的闪光从枪口中喷涌而出。

一刹那，极为强烈而熟悉的感觉占据了约特的全身，像恶魔将自己束缚住。那种感觉——是“死亡”吗？

爆鸣声在同一时刻响起，仿佛整个事件都指向了约特面前的空间。然后，又一熟悉之物，在约特面前升起。

浓紫色的屏障，如分离天地的圆盘，凭空出现在约特的面前。屏障上镌刻着图画般的文字，却散发出强大的力量，如神明的幻影。时间如同冻结，一切都静止在此刻。

约特跌坐在地上。

鎏早已开枪，但子弹并没有如约特料想那般击穿自己的眉心。他仍未从“死”的惊悚感中脱出，另一个词却在脑海中闪过——御阵（Kadeh）。

“鎏！你做什么？”岑在那一瞬站在了两人之间，用后背护住了约特。

同一时间，安蒂妮却挡在了岑和鎏之间，面朝着岑。她稍弯下腰，将手放在腰间。她没有说一句话，但她散发出的气息却极具攻击性。

“啊！发……发生什么了？”美狄亚则惊叫着捂住耳朵，一脸茫然。

“大家冷静一下。”这时鎏开口了，语气仍沉着得叫人害怕，却不再显得尖锐。他面露无奈表情，张开双臂，握着枪的右手也放松下来。

“——太美了。”

正在各人因这突发事故而警惕时，角落处的一丝温柔声音却驱散了屋内冰冷如霜的空气。那是前发出的赞叹之声。

她走到约特面前那浓紫色的屏障边，饶有兴致地端详着那个名为御阵的魔力圆轮。

“怎么样，心？”鎏又在此时开口，“能读得懂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？”坐在地上的约特一脸茫然。他完全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。

“鎏，说实话，我需要你解释一下刚才的举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。”岑说，语气缓和不少。她转过头，看看毫发无伤的约特，又说：“如果这是一个玩笑的话，我要给它打负分。”

“这不是玩笑，是‘实验’。”鎏解释道，目光却紧锁在前的身上，“为了完全再现当时的场景，我不能提前告诉你们我的目的，特别是不能让脑知道，对此我得表示抱歉……”翦，可以把匕首放下了。”

安蒂妮仍然提着匕首，直到她听到脑的话之后才松一口气似的收起魔箱。

“再现……是这样吗？”约特终于稍微了解了现状。

“唔……”前的目光终于从那圆轮上离开，自言自语般说，“有些困难呢，这不像是《彼岸神话》延伸出的彼岸语（Rves Pyeh）……不过能确定这文字是含有魔力（Hg）的，应当是某种魔物（HI）种族的咒语吧。”

在说完自己的推断后，前将手探入袖口，取出她的魔箱——那颗浓紫色的半月型水晶，将其举至圆轮的前方。

在那一瞬，水晶立刻放出耀眼的光芒来，像新生的太阳获得了光与热。同时，约特感受到手边有什么东西在发烫，炽热的气息在周围流动。约特拿起那本永远上锁的书时，便确定是这东西在发热。

约特注视着自己的魔箱。书上仍是厚重的黑色封皮，书边仍是明晃晃的金锁。一尘不染的书，却在他将其平举时变得滚烫。约特抽吸一口气，失手将它丢在地上。

而在那书落地的一瞬，紫色圆轮随即消失，前手中的水晶也失去了光芒。顿时，屋内又恢复了原有的昏暗。

约特的书静静地躺在地板上。

“消失了吗……果然是和脑的魔箱有关。”鉴点点头，问前，“如何？”

“足够了。收获颇丰呢。”前莞尔一笑，收起了自己的水晶，理了理自己耳边的发。

“啊……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已经结束了吗？”美狄亚从沙发上的枕头后探出头来。

“是的，实验已经结束了。”鉴将自己的银枪佩回腰间，坐在了沙发上。

“意思就是，现在可以跟我们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吧。”当约特从地板上站起来时，岑叉着腰问。

“我擅自开了枪，引起你们的困惑，这点我道歉。”鉴说，“不过除此之外，还是由心来解释好一些。”

于是前站在房间的中央。她显示朝约特鞠了一躬，像是要表达自己的歉意。随后，她开口说道：“这子弹，是含有大量魔力的。”

“魔力？子弹吗？”岑问。

“一般的子弹是不会含有如此大量的魔力的。而鉴收集起来的这些子弹明显经过了一种特殊加工，从外界往其中注入了魔力，不仅使其杀伤力增强、令其可以反复使用，还有……约特，抱歉，缓过神来了吗？”

约特仍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应道：“嗯……和我在拍卖会当时的感觉差不多，就是有一种很强的恐惧感……”

“好了，说道这里就足够了。”前笑了笑，继续说，“如各位所见，这种子弹——姑且称‘灌魔力子弹’，是比普通子弹更强的。”

“这些子弹，是从那些家伙那里得到的。”鉴忽又补充了一句。

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也就是说，AA可能会对我们使用这样的武器吗……”

“啊，那个……”这时候，一直缩在角落的美狄亚忽然开口了，“抱歉，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现在还是不知道，鉴老大对谁开了枪，然后又发生了什么。”

前点点头道：“嗯，那我再解释一下吧——鉴对约特开了枪，那灌魔力子弹却被约特的御阵挡住了。”

“咦，对约特？”美狄亚有些疑惑。

“咦，御阵？”岑也有些疑惑。

“……是‘我的’御阵吗？”约特轻声确认道。

“是你施放的御阵，同时也与你的魔箱有关。”前微笑着说，“这御阵已经属于高阶魔法的范围，受到灌魔力子弹的攻击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不过看你的反应，这御阵应当是你在受到‘魔法攻击’时被动产生的，理论上能屏蔽一切魔法攻击呢。”

“换言之就是随身盾牌吗？”鉴问。

“虽然目前对物理攻击无效，但差不多就是那样。”前回答。

“嗯——还挺厉害的嘛。”美狄亚自言自语一般说。

“那么，请容我再问一个问题，约特。”前转过身，直视着约特，“在了解自己的能力后，你感觉如何？”

约特没有回应。他慢慢地弯下腰，捡起自己的魔箱，看着无字封面。那书皮上的余温，令约特感到不真实。

因为“一无所有”的他，拥有了什么。那样的“约特”，还是自己吗？

在空白的雨之下，那位羔羊·约特是这样子的人吗？他仍在怀疑。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这是从约特口中吐出的回答。

这时，岑的声音打断了约特的思索：“鳌老大，你是预先料到了约特的能力才开的枪吗？你有十足的把握吗？”

鳌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像戴着一块面具：“……总比被那些家伙射死要好。”

“这可不是我想听的答案。”岑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不想说谎。”说到这里，鳌站起身来，关上那手提箱，“那么，实验已经结束了，我想你们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，便就此解散吧。”

“唉，派对……”美狄亚用极轻地声音叹了口气。

鳌拿着手提箱，朝门口走去。他的步伐不快，但相当沉稳。

而始终无言地站在房间一角的安蒂妮，在此时走动起来，意图跟上鳌。后者在握着门把是，看了安蒂妮一眼，说：“甯，你负责保护好脑。”

在听到鳌的话后，安蒂妮便停下脚步。片刻后，她点了点头。

于是鳌打开门，离开了。

——那个时候，他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5

当鳌进入“HH第一分部”时，他并没有提箱子。

进了门，鳌转身走上楼梯，进入卧室。借着阳光，鳌看见了屋内的人。那位身穿巫女素衣的女性和那位身穿凌乱工装的女性正坐在床前，而那位一直戴着黑色口罩的蓝发少女却躺在床上。

“……她的状况如何？”鳌没有打招呼，径直走到床边。

“我有做一些处理……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仍是不容乐观。”回答的是前。而岑此时才注意到鳌进入了房间。

“……谢了，心。”鳌说，“……我能看一下伤口吗？”

“……动作请轻一些。”

于是鳌轻轻地掀开被子，开始查看她的伤口。

安蒂妮的右臂有很深的刺伤，肌肉几乎被刺穿了。此外，她的足部及小腿也有多处划痕，像锋利的刀具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割划。也难怪她会当场陷入昏厥。

“心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止血的？”鳌问。

“我进行了伤口的消毒和止血处理……”前轻声说，“并调动了安蒂妮体内的魔力代替血液输送养料，这样就能停止血液流失并且加速自愈能力……说白了，就是魔法。”

然后房间陷入了沉默，或者说，死寂。冰冷的安静令人感到不安。

“.....是谁把髻伤成这样的？”璆开口打破了沉默。

“听约特说，是一位身穿病号服的红发少女。”回答的是岑，“她似乎能够控制玫瑰藤蔓，在一瞬间便破坏了图书馆的地面和书架。”

“那个人的身份呢？”璆问。

“.....不知道。”岑回答，“根据约特的描述，她是突然出现在图书馆内的。我猜测她就是最近几天引发好几起车祸的‘犯人’，但更多的.....”

“心，你占卜过了吗？”璆又问。

“抱歉，但占卜不是这么使用的。”前微微摇头，“我只能从占卜中看见神的暗示，而看不见某个确切的答案。”

“那么.....那个人有没有说过什么话？”璆又问岑。

“说些.....哦，约特有提到过。”岑说，“她口中似乎一直念着‘姐姐’这个词.....”

“‘姐姐’？原来如此.....”璆明白了，“如果是四季·奥昙的妹妹的话，那种实力也情有可原了。”

“璆，你已经知道了？”前这样问。

“有头绪了。”说这话时，璆已经结束了治疗。他合上手提箱，站起身来。

“你要离开？”前轻声问。

“.....我有事情要做。”璆向门走去。

“是去问奥昙吗？”

“如果她会说的话，我早就应该知道了。”璆将手放在门把上。

“璆老大，”岑忽又开口，“你有十足的把握吗？”

璆打开门，将无表情的脸朝向岑，好让她读到自己的回应：“我不想说谎。”

他出去了。

前与岑两人面面相觑。

“他.....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”岑轻叹道。

“如果知道他是这样的反应，安蒂妮或许会对自己更慎重一点吧。”前说。

岑紧握着安蒂妮的手，自言自语般说：“她不会的。”

6

此时的约特正坐在“HH第三分部”的客厅沙发上，盯着茶几上自己的魔箱，一言不发。

“你要是真这么担心安蒂妮的话，就去第一分部去看看啊。”说话的是美狄亚。她手上拿着一瓶牛奶，从卧室里出来，踢开脚边的衣服，“.....看来我真的需要想办法整理一下了啊。”

“即使我去了也做不了什么，只会碍手碍脚而已。”约特回答，目光却没有从书的封面上离开。

“所以你就赖在我这里了？鏊老大不是又给你在酒店订一间房间吗？”美狄亚显得不太高兴，坐在约特身旁的沙发上。

“那地方……我住不习惯。”约特说。

“哈，鏊老大选的酒店住房，肯定是最高级别的豪华客房吧，怎么会住不习惯呢？”她的语气一如既往，充满戏谑意味。

“这因为是最高级才住不习惯啊……”约特无精打采地回答，“更何况你不是也选择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“嘛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豪华的家具配置啊……”美狄亚用理所当然的口气回答。

“是吗……”约特说。

然后房间陷入了沉默，或者说，死寂。冰冷的安静令人感到不安。

“真安静啊。”美狄亚忽说，“稍微有点冷呢。”

“嗯……”约特回应。

美狄亚喝了一口牛奶，然后将瓶子放在了茶几上。她抬起双腿，将光着的双脚放在沙发上，头则稍斜地靠在膝盖上，问道：“约特，你在内疚吗？”

沉默片刻后，约特回答道：“因为安蒂妮是为了保护我才受的伤啊。”

无形的暗流，涌入约特的心里。一种痛觉，从胸膛逐渐涌到喉间。

“如果我当时没有愣住的话，我们或许就可以马上离开了。”

……你是祸与罪的根源。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声音，叩击着约特的耳膜。

“如果我没有选择去看书的话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”

……你的存在便是最大的错误。约特仍注视着深黑色的铁皮封面，与那明亮的金锁。

“如果我没有加入HH的话，或许就不会给你们带来伤害了。”

……所有爱你的人因你而受苦。

“如果……”

“如果那红发少女不在的话，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。”美狄亚忽然打断了约特的话。

约特稍扭过头，看向美狄亚。这时，他才意识到她凑上了身来，不知不觉两人的距离已是相当近了。

“呃，瞳，等……”约特手足无措地向后靠去，想要远离。

“都说了，叫我美狄亚就好。”她看上去有些生气。

直到此刻约特才意识到，她仍同往日那样身着一件稍显单薄的淡绿色睡衣，衣领处露出锁骨的曲线。当她凑近时，脸颊的别致轮廓与修长的睫毛占据了视野，甚至能感受到她的胸口在随呼吸起伏。

“美狄亚！太近了！”约特喊道。

“啊？哦，抱歉，因为我看不到你我之间的距离呀。”说着，她又退回去，靠在了沙发的另一侧。她摸索着拿起牛奶瓶，喝了一口，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……不过实际上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不过是正值青斯普琳期的约特意识到身旁坐着一位美丽的少女而已。

在约特深呼吸以平复自己的心跳时，他注意到喉间的痛楚随着刚才的“冲击”消失了，耳旁的话语也没有再出现。

“嘛，我的话是没有错的吧——那个穿着病号服的少女才是害安蒂妮受伤的真凶！”美狄亚接着刚才的话说。

“唔……那样说确实也没错。”

“对吧！网上不是又这么一句话吗——‘错的不是我，是这个世界’之类的。”

“呃，但是那个只是中二语段吧。”约特说。

“重点不是那个！”美狄亚放下牛奶说，“那个玫瑰女才是重点！”

“啊，什、什么意思？”约特有些不明所以。

“约特，那个红发少女死了吗？”美狄亚反问道。

约特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呃，虽然那个时候奥昙小姐有把她埋在图书馆地下……但是以她那玫瑰的破坏力来看，逃出来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……”

“也就是说，她仍然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生龙活虎？”

约特没有回应。但他心里知道，应该就是这样。

“你觉得就这样把那个人丢在这城市里任其肆意破坏，可以吗？”美狄亚又问道。

“……我想，那样的话警察或者AA会处理的……”

“换言之，‘忍气吞声’、‘袖手旁观’，这就是你的选择么，羔羊·约特？”美狄亚的声音不响，但每个词都很有力。

约特咬了咬嘴唇，看看美狄亚：“那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”

美狄亚的卷发垂落在肩头，衬出她的身姿。她没有睁眼，却转头面朝自己，说：“约特，你已经有了反抗的力量了。你早就有反抗的力量了。你需要的，只是‘选择’。”

“选择……”约特念出了这个词。

“对，你只需要选择，向着不公的命运反抗就可以了。”美狄亚微笑着，朝约特伸出一只手掌。

约特看着那只手，纤细的手，此刻竟令自己感觉到一种激励的力量。他犹豫着，也慢慢地伸出手——

你选择，反抗吗？

在两个人的手触碰之前，约特放下了手来：“果然，我还是……”

“我赢了。”美狄亚狡诈地笑着，忽把张开的掌的手势变为伸出食指与中指的剪刀，“我赢了，对吧？”

“啊……”约特愣住了，看着对方，这十五岁的少女单纯而又调皮的笑脸。

最后，他只得尴尬地笑笑：“是的，你赢了。”

“耶！”美狄亚高兴地将那摆着剪刀的手伸到头顶，露出轻松的笑脸。

7

四季·斯普琳灵巧地翻上那阳台时，才惊讶地注意到阳台的窗户不仅没有上锁，还半掩着没有关严。

在思索了片刻之后，她仍是蹑手蹑脚地拉开窗，穿过窗帘。

借着身后的月光，斯普琳看见了房间内熟悉的布局——厨房连通着摆有餐桌的客厅，阳台对面便是电视，隔墙则是卧室和厕所。相当简单朴素的布置，唯有阳台窗两侧的玫瑰盆景能给这房间一种温馨的气氛。

没有看见姐姐的身影，不知她是不是已经睡了……这么想着的斯普琳往前走。

“啪嗒。”

在头顶的灯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斯普琳从腰间拔出手枪来，指着玄关处那位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的蓝发女性。

“既然你要进来，直接从正门走就好了嘛，斯普琳。”奥昱平静地说着，正视着斯普琳的脸，好似完全没有看见指着自己的枪口。

斯普琳没有说话，而只紧握着手中的枪，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奥昱把手从开关处放下，随意地走到了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取出一个铁皮罐子来，问：“啤酒，喝吗？”

斯普琳的枪口始终跟随着奥昱。

“不喝吗。那，茶……你想必也不愿意喝吧……”奥昱自顾自念叨着，在冰箱里翻找起来。

“四季·奥昱！”斯普琳终于忍不住开口，“你……这样可以吗？”

“嗯，什么意思？”她侧着脑袋，微笑地看着斯普琳。

“我是AA武装部战争分队队长，而你是AA名单893号通缉犯，我们是敌人啊！”斯普琳叫道。

奥昱点点头：“哎，我知道。”

而斯普琳却愣住了：“那……哪你为什么还是这样一幅悠然自若的样子……”

奥昱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：“AA的人有跟踪你吗？”

斯普琳吞吞吐吐地回答：“……应该没有，我花了一天时间彻底甩掉他们，刚才也检查了一下，确定没有人跟踪……”

“那不就好了。”奥昱说，“你回到了这里，那么我们的身份就简单得多了：我是姐姐，而你是妹妹。”

无言以对的斯普琳露出不情愿的表情，慢慢放下了枪。

“斯普琳，你想要喝什么呢？”奥昱问道，盯着斯普琳的脸。

“……果汁。”斯普琳挤出细若游丝的声音。

“那就橙汁。”说着，奥昱用左手拿一罐啤酒、右手拿一罐橙汁，用手肘关上冰箱，走到客厅中央的餐桌上把饮料放下。然后，她像变魔术一样，从袖口取出一根吸管。

“好了，来坐下吧，你也跑了一天了，想必也累了吧。”她说，指指桌子另一头的椅子。

斯普琳沉默片刻，但还是把枪放回腰间，走到了奥昱的对面。两人一起坐下了。斯普琳注意到，这椅子的高度刚好能让自己的脚触到地板。

“来，给你。”奥昱打开那罐橙汁，插上吸管，递到斯普琳面前。

斯普琳没有道谢，自顾自喝了起来。

一种五年未再尝到的甜味，在斯普琳的口中蔓延。她竭力控制着自己不哭，因为那不是这个年龄的自己该有的模样。

而奥昱也打开那罐啤酒，呷了一口。

两人就这样，面对面喝着饮品，一言不发。深夜，偌大而炫目的天启城中，仿佛只有这个房间仍亮这温暖的灯。

然而，一分钟后，斯普琳的嘴离开了吸管，说：“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
“巧了，我也有一个消息要说，斯普琳。”奥昙一手拿着啤酒罐，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。

“莎麦露，她回来了。”斯普琳终于念出了她的名字，“上周那次‘银枪拍卖事件’，那个13号买家就是她……戴着那个面具。”

“是吗，果然呢。”奥昙又喝了一口啤酒。

“果然？怎么回事？”斯普琳感到疑惑。

“轮到我了，我要说我的消息了。”奥昙平静地说，“昨天晚上，我在凯旋城第二图书馆遇见了一位红发的少女，大概有十六岁的样子，穿着病号服，光着脚，嘴里不断地喊我姐姐。”

“哎？难道说……”斯普琳听到了另一个让她惊讶万分的消息，不禁睁大眼，拍桌而起，“难道说，是温妮特！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我还想问问你呢，斯普琳。”奥昙看着斯普琳的眼睛说，“把她送入AA收容所的人不是你吗？现在她逃出来了，为什么AA里面一点消息也没有？”

“唔……”斯普琳无法回答，只好缓慢地坐回原位，“那就是说——我们四个人，全都聚到了这里……自那天以来，这是第一次。”

“嗯，没有错。”奥昙又喝了一口啤酒。

“你看起来并不是十分惊讶……”斯普琳抬眼看她。

“因为我早就有这预感了。”奥昙回答，“从两周前那‘幽灵事件’中我意外看见你的猛犸（Moma）开始，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了。毕竟那是时隔五年的再会呢。”

“……对我来说，那个再会发生在上周的‘捕羊计划’。”

“捕羊……原来你们是这样称呼的啊……”奥昙忍俊不禁。

但随后，两人都没有说话。斯普琳不时把弄着那根吸管。

“姐姐……”斯普琳终于这样称呼奥昙了，“现在我应该怎么做？”

“你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吗？”

“就是因为不知道，我才到这里来的啊……”斯普琳的声音越来越轻，到最后连自己都听不清了。

看见她渐渐埋下头去，奥昙放下了啤酒罐，轻声地说：“斯普琳，我们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了。”

斯普琳没有说话。

“斯普琳，这五年来我们都在各自所认可的道路上行走着，但这样也让我们走到了同一个地方，不是吗？”奥昙伸出手，放在斯普琳的手背上，用平和但坚定的声音说，“还记得我以前对你们说的话吗？‘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’，我一直是这么说的，对吧？”

斯普琳轻轻地点头。

奥昙温和地笑道：“斯普琳，无论是你还是我，无论是莎麦露还是温妮特，我们谁都没有走错，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相同的——斯普琳，我们，一定会回家的。”

斯普琳抬起头，感受着来自姐姐手心的温度，看着姐姐充满爱意的眼神，回忆起了她从未想过会经历的这一切事情。

忽然，一种细微的机械齿轮声传入斯普琳的耳中。那是自己的“宠物”猛犸的低吟，标志着它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从那块银白色的怀表中出来。

——假如猛犸仍同五年前那样乖巧，假如那件事情没有发生，斯普琳自己想必也不会有今天吧。

想着，斯普琳站起身来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.....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面跑可有些危险哦？”奥昙说着，目送斯普琳走到窗台前。

“没事的，姐姐。”斯普琳朝她笑笑，“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。”

“去找温妮特吗？”奥昙问。

“毕竟我是她的姐姐嘛.....”斯普琳拉开窗帘，双马尾在夜风中轻轻飘荡，“所以，再次抓到她的人，也应该是我。”

“是吗.....”奥昙笑了，“早去早回哦。”

斯普琳也笑了：“下次回来，我可不会再坐着让你悠闲的喝酒了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会打败你，姐姐！”

“那，下一次见面时，我也会尽力不输的。”奥昙说。

“.....谢谢。”

当奥昙再转过头时，只看见空荡荡的窗台。窗帘随风飘起，任无瑕月光映入屋内。

“又放着正门不走.....”奥昙拿起啤酒罐，对着月亮傻笑，“.....太可爱了。”